



說苑卷第十一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論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

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

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柰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遠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

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問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徃後父老皆拜問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日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

老無徃後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問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問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脩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

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徃後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

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

獨不聞古之將曰：但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安轡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劔，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

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
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
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
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
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
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
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
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
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
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
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
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虛
天下疾狗也見鬼而指屬則無失鬼矣望見而放狗
也則累世不能得鬼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
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
隅爲之崩城爲之隳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

矣夫土壤且可爲忠况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稭傅之城武丁夕夢

旦得之時王也審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急也以景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急亦獨能如之何乎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旣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

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鬻髮范蠡大夫
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
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
意者得毋為變乎景公曰子真為悍勇矣今未嘗見
子之奇辯也一鄰之鬪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
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
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龜鼉而出者
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
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

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
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
未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為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釂
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
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
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為人臣者不易為
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
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為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舄立于遊水
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
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
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
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之汎舟於
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滿苾張翠蓋而檢犀尾
班麗桂社社會鍾鼓之音畢榜柁越人擁楫而歌歌辭
曰濫兮并草濫予昌松柎澤予昌州州饑州焉乎秦晉
晉纒予乎昭澶秦踰滲悞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

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
曰今夕何夕兮塞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
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
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
皙乃榆脩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
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柁越人猶得
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於鄂君子皙臣獨何以不
若榜柁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
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

過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8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訕折生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慮盈匄，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

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夏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戈獵乎平原，廣圍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

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之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是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芻者，躡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是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

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忘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聞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

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遽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生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盆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盆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遽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

烹魚漑之，釜鬻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旣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

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柰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

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柰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爨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

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
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
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
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
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
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
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
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

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
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
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
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
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卽來亦
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
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
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

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
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
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
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
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
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
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
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
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

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
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
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
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
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
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
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

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
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
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
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
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
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
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
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

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

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

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庶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令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第十一終

說苑卷第十二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

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譏之。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

已上家板缺抄補

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有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

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
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
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
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
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
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
卒赦解揚而歸之晉晉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
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

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
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
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
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
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
曰主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
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
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
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

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
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
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
士含怒未發播厲於天下無怒卽已一怒伏尸一人
流血五步卽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
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
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
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
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
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
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與師救魯諸侯曰
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
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
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
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
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

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
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縹比犬
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
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
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
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
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
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
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

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詩文侯曰
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鴉
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
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
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
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
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

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
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
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
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
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
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
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
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
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
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
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
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與師伐之
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
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柰何王曰寡人國
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
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

相曰爲之柰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
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
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
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
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
曰然乎相卽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
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
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于大夫
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

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
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
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
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
相與出周南門剗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
令其罪若此剗羊矣臣之君固以剗羊不懼矣不然
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
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柰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

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

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日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日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日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日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

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
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
比蠻夷踦躡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
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
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
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
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

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焉使
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
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
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願謂
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
三子斲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
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交之州
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

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
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
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
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
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
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
辭習於禮者也命儻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
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日臣受命救邑

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執
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
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
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為罪晏子慨然避位矣王曰吾
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遂
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微麓事不能者必勞大事
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
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

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保而訾高樞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削。」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爪梘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

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儻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

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言豈錯秦相楚哉我

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歎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澗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

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
曰臣不如才教王曰才先生應之才教曰使者問梧
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
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
兵復讐平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
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擁
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
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榘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

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
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
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
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
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
蘧伯玉爲相史鮪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
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象也元者吉
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

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

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卷第十三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
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
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
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
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

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

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

也其知一作其言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

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

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釐其廟乎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

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儼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綵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也。

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

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
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
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
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
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
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
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
躋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
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

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
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
又得史理趙巽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
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
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
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故有道者言不
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
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
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
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
板，白竈生蟲，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
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
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
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借約為難，不
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為趙說君，且使君疑
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

主之交為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
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
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
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
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
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
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

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

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

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後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

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

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
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
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
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
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
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
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

另起

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
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
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
不聽明年闔廬襲郢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
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
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
積多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
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

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
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
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
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
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
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入之右人必害之
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
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

下卽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
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
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
主人曰曲其突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
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
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
次坐而反不錄言曲突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
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
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

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徒薪曲突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為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

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為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禱彼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
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
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為不予宣
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
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
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
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
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為五仞
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
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宵宵其謀我言
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
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
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
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
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粟必與焉是以民不

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
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
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
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
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
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
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

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
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
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
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
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
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
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

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畜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林父林而卧，得獸雖多，而明年

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以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

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

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餓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剡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按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

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
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
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為
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
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
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
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為僕魯君致大夫而謀
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為僕可乎大

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
之臣乃君之有也為民君也魯君遂為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
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
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
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
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
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

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
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
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
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
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太
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
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
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

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
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
及明不能見得無數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
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
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
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
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
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

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
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朞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
論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朞年江乙復見安
陵纏曰子豈論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
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
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
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
從南方來正觸上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
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

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遂巡而却江
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
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
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
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
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
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

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子起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

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歛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豐之以猴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也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